



花之慶河

【日】隆庆一郎 著
吉川明静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我认为倾奇者都受到了世人不当的评价，但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本意也或未知。这样的心境实在是奇妙啊。他们的眼光与世俗相悖，并将此看作是一种荣耀，所谓倾奇者的美学，难道不正是破灭美学意识的最高境界吗？

——隆庆一郎

云无心以出岫自有一趣。若心无属于诗歌，月残花谢便也不以为苦。困欲眠时虽昼亦眠，醒欲起时虽夜亦起。若无转生九品莲台之欲，便也无堕落八万地狱之罪。生若尽兴，死也不过寻常事。

——前田庆次《无苦庵记》

在日本历史上，倾奇者与前田庆次始终是一个完整的词组。这位行为艺术家能够在历史视角下仍旧熠熠生辉，这是别人所难望其项背的了。

——作家 马伯庸

ISBN 978-7-229-00503-0



9 787229 005030 >

定价：35.80元

花之慶典



【日】隆庆一郎 著 吉川明静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ICHIMUANFURYUKI by Ryu Keiichiro ©1989 Ikeda Jun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权登记号 国字·渝字(2008)第5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之庆次：一梦庵风流记/(日)隆庆一郎著；吉川明静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29-00503-0

I. 花… II. ①隆… ②吉…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0971号

花之庆次

——一梦庵风流记

HUA ZHI QING CI——YIMENG'AN FENGLIU JI

[日]隆庆一郎 著 吉川明静 译

出版人：罗小卫

出版策划：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邹禾 肖飒

责任校对：廖应碧

装帧设计：子唐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海洋电子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1.25 字数：388千字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229-00503-0

定价：35.8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前田庆次像

生卒不详，战国中后期的名将。前田利家之兄利久的养子，幼名宗兵卫，通称庆次、庆次郎。特立独行，一生传奇无数，胯下一匹宝马松风，手持一杆皆朱枪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因此被称之为“战国第一倾奇者”、“无双之歌舞伎者”。

传说中前田庆次用过的甲冑
(宫坂考古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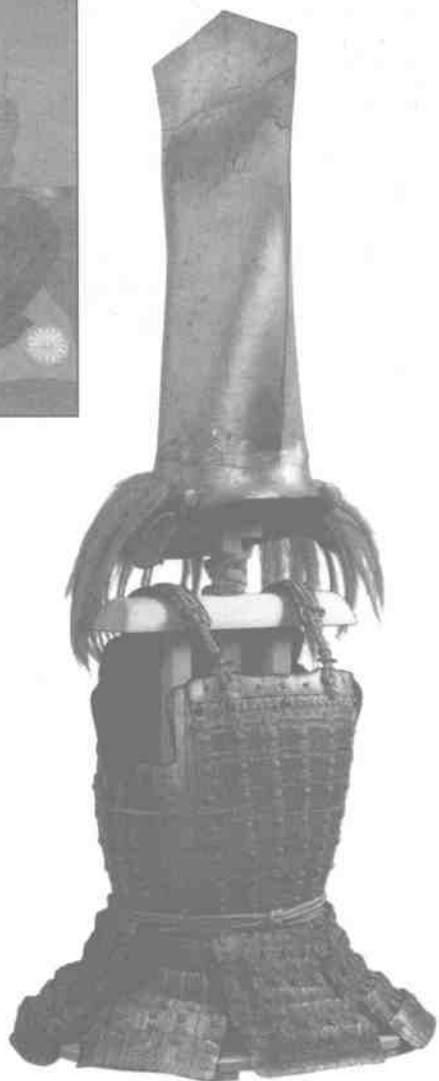


前田利家像

(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藏)

日本战国时期武将。秀吉亲自任命的丰臣五大家老之一，也是加贺藩(加贺百万石)之祖。

前田利家所用之具足 (前田育德会藏)



阿松像

前田利家的妻子，后出家为尼，号芳春院。曾在利家死后主动作为人质前往江户，以此消除了家康对前田家的疑心。阿松与利家夫妇的传奇曾被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撰写为历史小说《利家与松》，还被NHK改编为同名大河剧，风靡一时。



前田利长像

(长光寺藏)

利家与阿松之子，在利家死后成为前田家的下任家主。





丰臣秀吉木像

原名木下藤吉郎，于织田信长麾下发迹，后统一全日本，官拜太阁。死后被追封为“丰国大明神”。这座木像头戴唐冠，右手持笏，全装束带，威仪堂堂。其表情精悍，容貌、姿态非常写实，个性强烈，令人联想起大阪丰国神社内的画像。作者不明，应是在把秀吉当做神来祭祀的庆长四年（1599）四月后不久时期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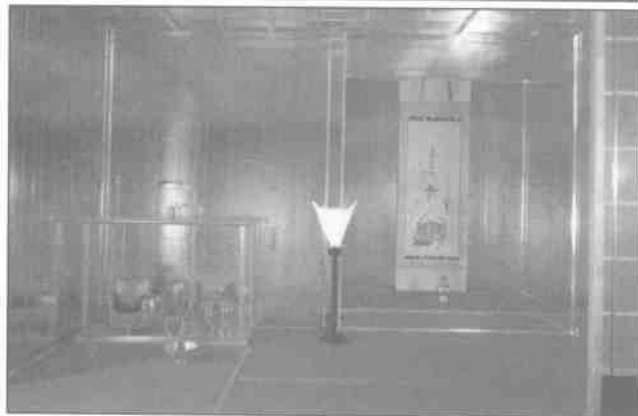
富士御神火纹黑黄罗纱阵羽织
传说丰臣秀吉所用之阵羽织。

大阪城今貌

由秀吉所建，号称“难攻不落”的天下第一城。但其中的建筑大半因为天灾人祸而被毁坏。后作为昭和16年大阪市大典纪念，日本政府斥资重建了设有桃山建筑样式升降电梯的天守阁。后来又经过平成8年~9年的大修，闪耀着黄金色光辉的壮丽天守阁终于重现人间。



秀吉的黄金茶室复原模型





左上：直江兼续像
(米泽市上杉博物馆藏)

右上：小西行长铜像

左下：结成秀康像
(运正寺藏)

右下：结城秀康所用之兜

写在《花之庆次》之前——

日文小说的翻译，一向是件困难的事。

虽然我们总是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都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一员，可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却往往比想象中大上许多。事实上，日文翻译的难度，比起欧美语系文学作品来说不遑多让，甚至有所过之。

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那种清浅、平淡的风格，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日文的骨髓之中，远如井原西鹤、曲亭马琴，近如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均概莫能外。他们的文笔各有千秋，却总有一种特有的味道萦绕在不同风格的著作之间，让人一眼望去，便知出自日本作家手笔，几乎可称为文化血统。

若想在把日文转译到中文的时候，保留这一种“味道”，并不容易。钱锺书在讨论林纾的翻译时，曾明确对翻译提出一个要求：“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这个标准是相当高的，尤其对日本文学来说尤其显著。许多译者因为中日文化的传承关系，而武断地认为可以直接取中土风格强行嫁接，浑然不觉两者之间的差异，以致丧失了本有的风格与味道。

如丰子恺所译的《源氏物语》，文字颇为流畅，确实不错。但我个人的感觉，总有一种看《三言二拍》的错觉，缺少日本平安朝的那种特有的“平安风”韵味。所以周作人批评此译本“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朝文学的空气，似全无

了解”。就连丰子恺自己也在译后记里承认“恨未能表达原文之风格也”。可见倘若译者对于作品本身所处时代、作者所处时代没有一个精深的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总会不伦不类。

即便是现代作品，比如村上春树的小说，也有林少华、赖兴珠两种译本流派，风格迥异，各自都有拥趸。林派讥赖译粗疏，赖派嫌林译土气，至今争论不休，难分轩輊。

如何忠实于原本，如何准确体现出原本文字风貌，这是从作者角度来说，对译者的考验。

但考验并没有结束。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要想让惯于浓烈渲染的中国读者接受日文这种风格——尤其是日文小说的风格——也十分不容易。以《花之庆次》这本小说为例，就能看出中日两国作家对一些细节处理的异趣与不同。比如开篇谈到骏马松风，倘若是中国作家，秦半会在此费上一番笔墨，通过马夫、卫兵等下人之口把这匹马的传奇故事大大地演绎出来，从小处反衬凸显出庆次的英雄气概；而作者却放过这一个大好机会，反以淡淡的笔触平板直叙，娓娓道来。这种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佐渡一战，本是庆次单骑夺城，如常山赵子龙般华丽的上好戏码，作者却并未着力渲染，字里行间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刻意压抑的豪情。

两种处理方式孰优孰劣，见仁见智。就像是中日饮食一样，前者华贵绚烂，后者清淡素雅，各有口味不同罢了，其实还都要看厨子的功力如何。若碰到个劣手，就是再好的菜谱，也做不出佳肴；反之，倘若厨师本身手段高超，又深谙食客口味，做出来的东西即便风格不同，一样可以大快朵颐。

我曾经看过一版司马辽太郎的中译本，实在是不忍卒睹，通篇像老太婆一样絮絮叨叨，啰唆无比，害得我以为是作者的问题，大骂司马“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直到看到

另外一位先生的译本，才知道司马本身文字是好的，只是生生被拙劣的翻译给连累了。

所以说，翻译日文作品，与其说这是对作者的试炼，毋宁说是对译者的一个极大考验。翻译得好，能够让人如沐春风，于清淡处听惊雷；翻译得不好，便会味如嚼蜡。常言道：“翻译等若是再创作”，诚不我欺。

这一篇《花之庆次》中文版，可以说是表现得相当出色。许多文字细节处可以体察到译者的用心良苦。在阅读的时候，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日文的细腻与淡雅，却不失意趣。而且那种行云流水般的阅读快感，宛如庆次本人所钟爱的风流舞一般，总在不经意间流转，让人从第一页拿起便难以放下，一直到了最后一页方才蓦然回首，掩卷长思，心中回味无穷。应该说，在还原日本战国时代的时代风貌上，译者的努力是看得到的。

更为难得的是，因为译者本人对日本文化的热爱——他应该算是国内最早一批日本战国史的爱好者——使得整篇文章的专有名词、官位、地理以及文化习俗方面的翻译相当到位，注释也恰到好处，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作者的用心。

于是，这本书的成功，一来自然要归功于作者本人的如椽笔力；二来就是要感谢译者苦心孤诣，于文字间辗转腾挪的译文功底了。

而前田庆次本人的传奇经历，则是以上那些成功的最基层载体。或者这样说，本书的精彩之处，除了有作者与译者的演绎翻转之功，还要归功于前田庆次本人的精彩性格。

即便把眼界开阔到东亚历史乃至亚洲历史，前田庆次都可以算作是一位个性极其鲜明的异数，一位倾奇者。按照书中所给的定义：“倾”，极尽；“奇”，新奇、怪异。倾奇者，可以理解为极尽怪异之人。这个词语专门用来形容那些酷爱奇装异服、喜欢凭借特立独行的所为制造惊人之举的男子。拿到现在来看，或许可以归为行为艺术家一类。

而在日本历史上，倾奇者与前田庆次始终是一个完整的词组。这位行为艺术家能够在大历史的视角下仍旧熠熠生辉，这是别人所难望其项背的了。

他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的非比寻常。任何一位日本战国史的爱好者在谈及自己钟爱的战国人物时，除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上杉谦信、武田信玄等一系列名将以外，总不忘加上前田庆次的名字。无他，对于喜欢特立独行、崇尚个性的现代人来说，庆次的一生比起其他战国武将来说更能够引起共鸣，更能激起想去了解他内心世界的冲动。

倾奇者的光辉，无论到哪里都会引起最多人的瞩目，古今皆然。正如正文中所说的那样：“倾奇者们往往在拥有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之后，给后人留下一抹悲伤和飒爽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样的人生，总是让观者为之感怀万千，却说不上是感叹多一些，还是羡慕多一些。能够描述这样一位奇男子的一生，即使是隽永的日文也会忍不住从字里行间透出几丝绚烂与华彩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而凭借着作者与译者的妙笔生花，相信中国的读者也能够从此书中领略到倾奇者前田庆次的生涯。姑且不论中日文化交流这类大话题，单就纯粹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此书也可算得上是饱满多汁的果实。于夏日午后，独坐窗边，捧香茗一杯，随兴闲读，不亦快哉。

我与译者渊源颇深，早在十年之前——那时候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神舟一号刚刚上天，雷曼兄弟银行与美元的地位还牢不可破——当时国内对于日本战国史的热情刚刚兴起，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年轻人有，但是不多，通过互联网络交流。我和译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结识，也算得上是一种缘分。记得当时在一次闲谈时，译者发下宏愿，希望能够将日本名家的战国小说介绍进国内来。我当时说若是能看到一部描写倾奇者庆次的上等小说该多么好。

这个心愿，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居然得到了实现，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马伯庸

目录

花之庆次



序	一
第一章 倾奇者	一
第二章 无欲之人	四
第三章 松风	八
第四章 招待	二十
第五章 敦贺城	二十六
第六章 七里半岭	三十二
第七章 聚乐第(上)	三十八
第八章 聚乐第(下)	四十九
第九章 决斗之风	六 十
第十章 夺心男子	七十一
第十一章 骨	八 十
第十二章 女体	八十八
第十三章 死地	九十九
第十四章 攻打佐渡	一一一
第十五章 傀儡子舞	一二三
第十六章 捕童	一四一
第十七章 治部(上)	一四八
第十八章 治部(下)	一六〇
第十九章 入唐	一七二
第二十章 伽琴	一八四
第二十一章 伽姬	一九六
第二十二章 汉阳	二一八
第二十三章 归还	二三七
第二十四章 入唐之阵	二五四
第二十五章 难波之梦	二六六
第二十六章 夺取天下	二七八
第二十七章 会津阵	二八四
第二十八章 最上之战	三〇〇
第二十九章 讲和	三〇五
第三十章 风流	三一三
作者后记	三二〇
译后记	三二三

第一章
倾奇者

“倾”，极尽；“奇”，新奇、怪异。倾奇者——极尽新奇怪异之人。这个词语专门用来形容那些酷爱奇装异服、喜欢凭借特立独行的所为制造惊人之举的男子。

自很久之前起，这一词语便在我心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我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二十年前与一位关西电视台的导演有所交集。他是个毫不起眼、穿着随意之人，年龄大概有四十多岁吧。年纪轻轻却剃了一个罗汉般的大光头，下巴上倒是留着长长的须髯，却是跟他那张滚圆的孩子脸分外相称。这个无论何时都笑呵呵看起来心情不错的小个子，工作时穿的衣服经常是清一色的牛仔装，偶尔也会穿连身的工作服，这身职员般的打扮与导演这个职位倒也十分合衬。他虽然水平相当不错，人品看来也挺好，但不知为何就是令人觉得难以沟通，不管是言语还是那漫不经心的态度之中，总是屡屡会产生小小的抵触之感。老实说对此我有些不满。

若是不能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话，工作便不能顺畅地进行下去。说起来我这个人也有些这样的任性。因此我寻思着得做一些改善关系的努力，某日对他发出了纯属个人的邀请。这一天约好了在旅馆的休息厅碰头，我便提前坐在能看到旅馆入口的沙发上等着他的出现。这是因为，从一个人走进旅馆的举止行为便能大致判断出此人的为人。

终于他出现了。

可以说我是大吃了一惊。

通过旅馆大门、走进大厅后一瞬间停下脚步的他的身影，竟是如此的光彩照人。

如今正在撰写本文之际，将近二十年前的那一幕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了眼

